

中華活葉文選 83

情采 知音 劉勰著



一、全書 劉 勰(1)

二、知言 劉 勰(2)

情 采

劉 勰 著
陸侃如 譯
牟世金 注

【作者介紹】 見《文選》56号《原道》。

【說明】 《情采》是《文心雕龍》的第三十一篇，主要是論述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。刘勰在这里针对当时文坛上追求形式而輕視內容的創作傾向，进行了批判，分析了它的危害性，从而更好地說明了在創作中应如何正确地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，使二者更緊密地結合起来，达到华实兼顧、文质相称的境地。

本篇分三部分。在第一部分里，刘勰闡明了内容和形式的密切关系：形式必須依附于一定的内容才有意义，内容也必須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表現出来，二者实际上是一个相依相存的統一體。正如繪画离不开顏色，音乐离不开声音一样，文学作品也离不开人的思想情感。但是这种思想情感的表达，必須有一定的文采，即使是古代圣贤的著作也不是例外。不过，文采只能起修飾言辞的作用，它是依附于作家的情志，而又为情志服务的。所以情志(内容)在文学創作中应占主导地位：情志是“經”，辞采(形式)是“緯”；必須首先确立

了經綫，然後才能加上緯綫。

在第二部分里，劉勰分析了“為情而造文”和“為文而造情”兩種不同創作路綫的利弊，指出前一種作品具有真情實感，而且文辭也比較精煉，後一種卻不免內容虛偽，文句也常常過於浮華。因此，他進一步提出文章要以“述志為本”的主張來。

在最後一部分里，劉勰強調了文采過多的毛病。他認為文學作品之所以需要修飾辭采，目的只是為了更好地闡明情理；如果文采太繁多，那就會反而掩蓋了作品的內容。所以他要求“文不滅質”，采飾得當，使內容形式密切配合，而成為理想的文章。

聖賢書辭，總稱“文章”，非采①而何？夫水性虛而淪漪②結，木體實而花萼③振：文附質也④。虎豹無文⑤，則鞞⑥同犬羊；犀兕⑦有皮，而色資⑧丹漆：質待文也⑨。若乃綜述性靈⑩，敷寫⑪器象，鏤心鳥迹⑫之中，織辭魚網⑬之上，其為彪炳⑭，綵⑮采名矣。故立文之道⑯，其理

①采——文采，在本篇中泛指作品的藝術形式。 ②性——性質，特征。淪漪（衣 yī）——波紋。 ③萼（惡 è）——花朵下的綠片。 ④文——即采。質——即情。這句說明內容和形式的關係的一個方面。 ⑤文——指虎豹皮毛的花紋。 ⑥鞞（括 kuò）——去了毛的皮革。 ⑦犀（西 xī）、兕（四 sì）——都是似牛的野獸，犀是雄的，兕是雌的；皮堅韌，可制兵甲。 ⑧資——凭借。 ⑨這句說明內容和形式的關係的又一個方面。 ⑩性靈——指人的精神方面。 ⑪敷（fū）——鋪陳。敷寫——描寫。 ⑫鏤（漏 lòu）——刻。鏤心——精心推敲。鳥迹——文字。 ⑬織辭——安排文辭。魚網——指紙。 ⑭彪（標 biāo）炳——光彩鮮明。 ⑮綵——繁盛。 ⑯道——道路，途徑。

有三：一曰形文，五色①是也；二曰声文，五音②是也；三曰情文，五性③是也。五色杂而成黼黻④，五音比而成《韶》、《夏》⑤，五情⑥发而为辞章，神理⑦之数也。《孝经》垂典⑧：“丧言⑨不文”；故知君子常言，未尝质⑩也。老子疾⑪伪，故称：“美言不信”⑫；而五千⑬精妙，则非弃美矣。庄周⑭云：“辩雕万物”⑮；谓藻⑯饰也。韩非⑰云：“艳采辩说”⑱；谓綺⑲丽也。綺丽以艳说，藻饰以辩雕；文辞之变，于斯极矣。研味《李》、《老》⑳，则知文质㉑附乎性情；详览《庄》、《韩》，则见华实过乎淫㉒侈。若择源于涇、渭㉓

①五色——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。 ②五音——指我国古代音乐中的五种音阶：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 ③五性——指从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产生出来的静、躁、力、坚、智五种性情。 ④黼黻（俯扶 fǔ-fú）——古代礼服上的花纹。 ⑤比（避 bì）——缀辑。《韶》——舜乐。《夏》——禹乐。 ⑥情——当作“性”。 ⑦神理——神妙的道理。从《文心雕龙》全书看来，刘勰所谓神妙的道理，就是《原道》篇所说的“自然之道”。 ⑧垂——留传下来。典——法度。 ⑨丧言——哀悼父母的话。语见《孝经·丧亲》。 ⑩质——朴质。 ⑪老子——姓李，名耳（一说姓老，名聃），古代杰出思想家，著有《老子》八十一章。疾——憎恶。 ⑫语见《老子》第八十一章，是针对某些虚华不实的文辞说的。 ⑬五千——即《道德经》（即《老子》），因它共有五千多字。 ⑭庄周——庄子，名周，战国时代杰出思想家，著有《庄子》若干篇。 ⑮辩——巧言。语见《庄子·天道》。 ⑯藻——辞藻。 ⑰韩非——战国时代杰出思想家，著有《韩非子》若干篇。 ⑱采——当作“乎”。语见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。 ⑲綺（起 qǐ）——有花纹的丝织品。 ⑳《李》——当作“孝”，指《孝经》。《老》——指《老子》。 ㉑文质——本来指形式和内容，但这里是复词偏义，实际上只指形式。 ㉒华实——也是复词偏义，这里只指华。淫——过度。 ㉓涇、渭——二水名，一清一浊。

之流，按轡^①于邪正之路，亦可以馭文采矣。夫鉛黛^②所以飾容，而盼倩生于淑^③姿；文采所以飾言，而辯麗本于情性^④。故情者，文之經；辭者，理^⑤之緯。經正而后緯成，理定而后辭暢：此立文之本源也^⑥。

昔詩人什^⑦篇，為情而造文；辭人^⑧賦頌，為文而造情。何以明其然？蓋《風》、《雅》^⑨之興，志思蓄憤，而吟咏情性，以諷其上^⑩：此為情而造文也。諸子^⑪之徒，心非郁陶^⑫，苟馳夸飾，鬻聲^⑬釣世：此為文而造情也。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，為文者淫麗而煩濫^⑭。而后之作者，采濫忽真，遠棄《風》、《雅》，近師辭賦；故體情之制^⑮日疏，逐文^⑯之篇愈盛。故有志深軒冕^⑰，而汎咏皋壤^⑱；心纏几務^⑲，而虛述人外^⑳。真宰^㉑弗存，翩其反^㉒矣。夫桃李不

①轡——韁繩。按轡是騎馬緩行之狀，這裡借喻作從容不迫的意思。

②鉛——鉛粉。黛——古時女子畫眉用的青黑色顏料。 ③倩(欠 qiàn)

——笑貌。淑——美好。 ④情性——指作品中所表達的作家的思想情感。

⑤理——指作品的思想內容。 ⑥以上是本篇第一段，說明內容和形式的密切關係；任何文學作品都必須有藝術表現形式，但內容是更基本的。

⑦詩人——指《詩經》的作者，同時也指能繼承《詩經》優良傳統的作家。什——詩篇。

⑧辭人——辭賦家，同時也指某些具有漢賦鋪陳辭藻的特點的作家。

⑨《風》、《雅》——指《詩經》中的《國風》、《小雅》等代表作品。

⑩上——指統治者。 ⑪諸子——在這裡指辭賦家。

⑫郁陶——忧思。 ⑬鬻(育 yù)——賣。聲——名。 ⑭濫——不切實。

⑮體——體現。制——作品。 ⑯逐——追求。逐文——單純地追求文采。

⑰軒——有屏藩的車。冕——禮冠。軒冕——在這裡指高級官位。

⑱皋壤——指山野隱居的地方。 ⑲几務——即機務，指政事。

⑳人外——指塵世之外。 ㉑宰——主，這裡指作者的內心。

㉒翩(篇 piān)其反——適得其反。

言而成蹊^①，有实存也；男子树兰而不芳^②，无其情也^③。夫以草木之微，依情待实；况乎文章，述志为本，言与志反，文岂足征^④？

是以联辞结采，将欲明经^⑤；采滥辞诡^⑥，则心理愈翳^⑦。固知翠纶桂餌^⑧，反所以失鱼。“言隐荣华^⑨”，殆^⑩谓此也。是以“衣锦褻衣”^⑪，恶文太章^⑫；《贲》象穷^⑬白，贵乎反本。夫能设谟^⑭以位理，拟地^⑮以置心；心定而后结音，理正而后摘藻。使文不灭质^⑯，博不溺^⑰心；正采耀乎朱^⑱藍，間色屏于紅^⑲紫，乃可謂雕琢其章^⑳，彬彬君子矣^㉑。

①蹊(西 xī)——路。語出《史記·李廣列傳》：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”

②芳——花的香气。語出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：“男子樹蘭，美而不芳。”

③这个說法不一定可信，刘勰在这里不过借此来強調真實情感在文学創作中的重要性。

④以上是本篇第二段，对文坛上重文輕质的趋势进行了批判，提出文学創作要以“述志为本”的主張。

⑤經——作“理”。以作“理”为胜。

⑥滥——不切实。诡——反常。

⑦心理——作者内心所蘊蓄的道理，表达而为作品的思想內容。

⑧翳(意 yì)——隱蔽。

⑨翠纶——用翡翠鳥毛做的釣魚綫。桂——肉桂，是一种珍貴食物。

⑩餌(耳 ěr)——食物，这里指魚食。

⑪隱——埋沒。語見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，“隱”下原有“于”字。

⑫殆——几乎，大約。

⑬褻(炯 jiǒng)——一种套在外面的单衣。語見《詩經·卫风·碩人》。

⑭章——鮮明。

⑮贲(閉 bì)——《易經》卦名。穷——探索到底。

⑯谟——当作“模”，即模範。

⑰地——底子，这里指文章的基础。

⑱摘(痴 chī)——发布。

⑲文——作品的文采。质——指思想內容。

⑳博——指辞采的繁盛。

㉑溺——淹沒。

㉒朱——紅色。

㉓間色——杂色。屏——弃。紅——当作“青”。

㉔章——文采。

㉕彬彬——文质兼顧，指內容形式結合得恰当，以上是本篇第三段，說明偏重形式就会損害內容，因此主張文学創作首先要有正确的內容，从而产生文质并茂的作品。

贊曰：言以文遠①，誠哉斯驗。心術②既形，茲華乃
瞻。吳錦好渝③，舜英徒艷④。繁采寡情，味之必厭。

【譯文】

古代聖賢的著作，都叫作“文章”，這不是由於它們都具有文采嗎？虛柔的水可以產生波紋，堅實的樹木便能開放花朵：可見文采必須依附於特定的實物。虎豹皮上如果沒有花紋，就看不出它們的皮和犬羊有什麼區別；犀兕的皮雖然有用，但還需塗上丹漆才美觀：可見物體的實質也要依靠美好的外形。至於抒寫人類的思想情感，描繪事物的形象，在文字上用心琢磨，然後組織成辭句寫在紙上；其所以能夠光輝燦爛，就因為文采繁茂的緣故。所以，文學藝術創作的道路有三種：第一是表形的創作，是依靠各種不同的顏色而成的；第二是表聲的創作，是依靠各種不同的聲音而成的；第三是表情的創作，是依靠各種不同的性情而成的。各種顏色互相錯雜，就構成鮮艷的花紋；各種聲音互相調和，就構成動聽的樂章；各種性情表達出來，就構成優美的作品。這是自然的道理所決定了的。如《孝經》教導後人：“哀悼父母的話，不需要什麼文采。”因此可見，人們平時說話不是不要文采的。又如老子反對虛偽，所以說：“華麗的語言往往不可靠。”但他自己寫的《道德經》五千言，卻是非常美妙的；可見他對華美的文采並不一概反對。此外，莊子說過：“用巧妙的言辭來描繪萬事萬物。”這是說

①遠——流傳的久遠。 ②心術——運用心思的方法，這裡指創作的構思方法。 ③吳——今江蘇蘇州一帶地方。渝（魚 yú）——變。

④舜——木槿。英——花。木槿花朝開暮落，有花無實，故云。

修飾过度了。韓非說過：“巧妙的議論多么华丽。”这也是說文采太多了。文采太多的議論，修飾过度的言辞，使文章之变达于极点。我們体会《孝經》、《老子》等书中的話，可知文章的形式是依附于作者的情感的；細看《庄子》、《韓非子》等书中的話，就明白作品的华丽是过分淫侈的了。如果能够在清流与浊流之間加以适当的选择，在邪道与正路面前从容考虑，也就可以在文学創作中适当地駕馭文采了。但是紅粉和青黛只能裝飾一下人的外容，妍媚的情态却只能从人固有的美丽姿容中产生出来。文采也只能修飾一下語言，文章的巧妙华丽都以它的思想內容为基础。所以思想內容犹如文辞的經綫，文辞好比是內容的緯綫；必須首先确定了經綫，然后才能織上緯綫。所以写文章也要首先确定內容，然后才能产生通暢的文辞。这就是文学創作的根本原則。

从前《詩經》的作者所写的詩歌，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成的，后代辞賦家所写的作品，則是为了写作而去捏造出情感来的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因为象《詩經》中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等篇的产生，就是由于作者内心充滿了煩悶，才通过詩歌来表达这种感情，用以規劝当时的执政者：这就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文章的。后来的辞賦家們，本来心里没有什么愁思哀感，却勉强夸大其辞，沽名釣誉；这就是为了写文章而捏造情感。所以为了表达情感而写出来的文章，一般都能做到文辞精练而內容真实；仅仅为了写作而勉强写成的文章，就往往是过分华丽而內容杂乱空泛。但是后代的作家，大都爱好虚华而輕視真实，抛弃古代的《詩經》，而向辞賦学习。于是，抒写情志的作品日漸稀少，仅仅追求文采的作品越来越多。所以有的人内心里深深怀念着高官厚祿，却滿口歌頌着山林的隱居生活；有的人骨子里对人間名利关心之至，却虛

情假意地来抒发尘世之外的情趣。既没有真实心情，文章中就只能看到相反的东西。古书上说：“桃树李树不用开口，就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在树下走出路来。”那是因为树上有果实的原因。古书上又说：“男子种的兰花即使好看，却没有香味。”那是因为男子缺乏真诚细致的感情。象花草树木这样微小的东西还要依靠情感，凭借着果实；何况人们写文章，那就更应该以抒写情志为根本；如果作家所写的和自己的情感不一致，这种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因此，写文章时运用辞藻，目的是要讲明事理。如果文采浮泛而怪异，作品的思想内容就必然模糊不清。这就好比钓鱼的人，用翡翠的羽毛做钓绳，用桂枝做鱼食，反而钓不到鱼。古书上说，“言辞的涵义被过繁的文采所掩盖了”，指的大约就是这类事情。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说，“穿了锦绣衣服，外面再加上罩衫”，这就是因为不愿打扮得太刺眼。把《周易·贲卦》的卦象追究到底，还是以白色为正，可见采饰不是根本。进行创作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规范来安置作品的内容，拟定一个适当的基础来表达作家的心情。只有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确定了，才能据以配上音节，缀以辞采。从而做到形式虽然华美，但不掩盖其内容；辞采虽然繁富，但不至淹没作家的心情。要使红、蓝等正色发扬光大，而把青、紫等杂色抛弃不用。这才是既能美化作品，又能使内容形式都符合理想的作家。

总之，语言要有华美的文采才能流传久远，这确是不错的。运用文思的方法既为作家所掌握，作品中的文采就能适当丰富了。但吴地出产的锦绣容易变色，木槿花虽美而不能持久；写文章如果类似这样，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情感，看起

来必然令人心厌。

知 音

刘 勰 著
陆侃如 译注
牟世金

【說明】《知音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四十八篇，主要討論文学作品如何批評的問題。

本篇分四部分。在第一部分里，刘勰举秦始皇、汉武帝、班固、曹植、嵇护等人为例，說明貴古賤今、崇己抑人的毛病，可見評論是不容易正确的，所以要发出“知实难逢”的慨叹。在第二部分里，他分析这些毛病的原因。他认为，主要因为文学作品比較抽象、复杂，而評論家又各有偏好，难于做得公正。在第三部分里，他指出要正确理解和評價作品的思想內容，應該从观察体裁、語言等六个方面下手。在最后一部分里，他告訴我們，要評論得正确，其关键在于評論者自身的修养。

关于文学批評的問題，是《文心雕龙》中的主要內容之一；不但全书后半部中有好些篇牽涉到批評的理論，而且前半部中也有不少篇就包含着批評的實踐。所以，要真正理解本篇，就不能不联系到別篇。

試以本篇中所說的“六观”为例。“六观”是观察作品的体裁、作品的遣詞造句、作品对前人的继承与創新的关系、作品中表現的不同手法、作品用典的意义、作品的音节。这六方面的观察无疑都是必要的，但是不必諱言，这六方面却大半牽涉到艺术形式上去。是不是刘勰忘記了他在《情采》篇里所說的“情者文之經”的話了呢？

事实上并不如此。一来他提出“六观”的目的是“閱文情”，可見这六方面的观察还是为要更正确地对待内容。二来全书中凡对历代作家作品进行分析評論的时候，他无不以内容为重。三来他对于晋、宋以后某些文人重形式輕内容的风尚，曾不断給以抨击。

而且我們还可以把“六观”和《宗經》篇里所提出的“六义”联系起来看。“六义”是对于作品中的情、风、事、义、体、文的要求，它們显然大半都牵涉到思想内容方面的。这样我們才能对刘勰的批評論有比較全面而正确的理解。

知音①其难哉！音实难知，知②实难逢；逢其知音，千載其一乎！夫古来知音③，多賤同而思古④；所謂“日进前而不御⑤，逢聞声而相思”⑥也。昔《儲說》⑦始出，《子虛》⑧初成，秦皇、汉武恨不同时⑨；既同时矣，則韓囚而馬輕⑩，豈不明鉴同时之賤哉？至于班固、傅毅⑪，文在伯

①知音——本来是对音乐能有正确理解和評價的意思，这里借来指对文学作品的正确理解和評價。②知——知音者，即对文学作品能作正确理解和評價的人。

③知音——这里泛指一般的評論家或欣賞者，而不管正确与否。④同——指同时代人。古——指古人。⑤御——用。

⑥声——名声。語見《鬼谷子·內樞（見jiàn）篇》。⑦《儲說》——《內儲說》、《外儲說》，《韓非子》书中的篇名。⑧《子虛》——《子虛賦》，西汉著名辞賦家司馬相如的代表作之一。

⑨秦皇——秦始皇。汉武——汉武帝。《史記·老庄申韓列傳》載，秦始皇讀了韓非的著作十分仰慕地說：“嗟夫！寡人得見此人，与之游，死不恨矣。”《汉書·司馬相如傳》載，汉武帝讀了司馬相如的《子虛賦》非常佩服地說：“朕獨不得与此人同时哉。”

⑩韓非入秦后，被讒而死于獄中。司馬相如始終只被汉武帝視若倡优人物，未予重用。⑪班固——东汉初年著名作家兼历史家。傅毅——和班固同时人，所作詩賦在当时也很著名。

仲^①，而固嗤^②毅云：“下笔不能自休^③。”及陈思^④論才，亦深排孔璋^⑤；敬礼請潤色^⑥，叹以为美談^⑦；季緒好詆訶^⑧，方之于田巴^⑨；意亦見矣。故魏文^⑩称“文人相輕”，非虛談也。至如君卿唇舌^⑪，而謬欲論文，乃称史迁^⑫著書，詰东方朔^⑬；于是桓譚^⑭之徒，相顾嗤笑。彼实博徒^⑮，輕言負誚^⑯；况乎文士，可妄談哉？故鉴照洞^⑰明，而貴古賤今者，二主^⑱是也；才实鴻懿^⑲，而崇己抑人者，班、曹^⑳是也；学不逮^㉑文，而信伪^㉒迷真者，楼护是也；謬

①伯仲——兄弟，引伸为差不多。 ②嗤——義笑。 ③休——停止。这句话見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，意思說，傳綬写作不会剪裁。 ④陈思——即曹植，汉、魏間著名作家，下文所引他論文的主張都見于他的《与楊德祖书》。 ⑤排——排斥。孔璋（張 zhāng）——陈琳的字，他是汉末作家，“建安七子”之一，曹植說他不会写辞賦。 ⑥敬礼——丁廙（意 yì）的字，他也是汉末作家，常請曹植修改他的作品。潤色——修改。 ⑦丁廙认为文章的好坏只有自己知道，請曹植放手修改，不必疑慮。曹植认为他的話是“美談”（恰當的說法）。 ⑧季緒——刘修的字，他也是汉末作家。詆訶（抵呵 dǐ-hē）——誹謗。 ⑨方——比。田巴——齐國善辯的人，曾被魯仲連所駁倒。 ⑩魏文（帝）——即曹丕，他是汉、魏間著名作家兼評論家，这里所引的話見于他的《典論·論文》。 ⑪君卿——楼护的字，他是西漢末年的辯士。唇舌——指他有口才。 ⑫史迁——即司馬迁，曾任太史令，西漢偉大历史家兼散文家。 ⑬詰（資 zī）——詢問。东方朔——西漢辞賦家。这句话見《史記·自序》“索隱”，不过内容稍有出入。 ⑭桓譚——东漢初年著名學者，著有《新論》。 ⑮博徒——賤者。 ⑯誚（窈 qiào）——責怪。 ⑰照——察看，理解。洞——深。 ⑱二主——指秦始皇与汉武帝。 ⑲鴻——大。懿（意 yì）——美。 ⑳班——指班固。曹——指曹植。 ㉑逮（代 dài）——及。 ㉒伪——指司馬迁請教东方朔的錯誤傳說。

詡之議①，豈多嘆哉②？

夫麟凤与麀雉悬絕③，珠玉与礫石④超殊，白日垂其照，青睞⑤写其形。然魯臣以麟为麀⑥，楚人以雉为凤⑦，魏氏以夜光为怪石⑧，宋客以燕礫为宝珠⑨。形器易征，謬乃若是；文情难鉴，誰曰易分？夫篇章杂沓⑩，质文交加⑪；知⑫多偏好，人莫圓該⑬。慷慨者逆声而击节⑭，酝藉者見密而高蹈⑮，浮慧者观綺⑯而跃心，爱奇者聞詭⑰而惊听。会已則嗟諷⑱，异我則沮⑲弃；各执一隅⑳之解，欲拟㉑万端之变。所謂东向而望，不見西牆也㉒。

①詡(pǒu)——小瓮。《汉书·揚雄傳》載，刘歆(心 xīn)見了揚雄著的《太玄》，对他說：“空自苦！今学者有祿利，然尙不能明《易》，又如《玄》何！吾恐后人用复醬詡也。” ②以上是本篇第一段，举历史上具体例子，证明文学評論不容易做到正确。 ③麀(君 jūn)——獐，似鹿而較小。悬絕——相差极远。 ④礫(力 lì)石——碎石块子。 ⑤睞——瞋人。 ⑥《公羊傳·哀公十四年》載，魯哀公時，有人打猎得到麒麟，却誤以为獐。 ⑦《尹文子·大道》載，楚国有人挑着野鸡，別人当作风凰，买来献給楚王。 ⑧氏——一作“民”。以作“民”为胜。夜光——指夜間发光的美玉。《尹文子·大道》載，魏国有农民得到直徑一尺的玉，光照全屋，却誤以为是怪石而把它抛弃了。 ⑨《閼子》(《艺文类聚》卷六引)載，宋国有有人得到燕国一块石头，当作宝贝。 ⑩杂沓(踏 tà)——紛乱，复杂。 ⑪质——指作品的思想内容。文——指艺术形式。交加——指不同事物一齐来临。 ⑫知——知音，指作品的欣賞評論。 ⑬該——兼备。 ⑭逆——迎。节——一种节乐用的乐器。击节——打拍子，引伸为欣賞。 ⑮酝藉——含蓄。高蹈——远行。 ⑯浮——淺。綺(起 qǐ)——一种有花紋的絲織品，这里借指文辞华丽的作品。 ⑰詭(鬼 guǐ)——不平常。 ⑱会——合。嗟——称叹。諷——誦讀。 ⑲沮——阻止。 ⑳隅——边或角。 ㉑拟——度量，衡量。 ㉒以上是本篇第二段，探索文学評論所以难于正确的原因：一方面由于作品本身的复杂性，一方面也由于評論者的片面性。

凡操千曲而后曉聲，觀千劍而后識器；故圓照之象^①，務先博觀。閱喬岳以形培塿^②，酌滄波以喻畎澮^③。无私于輕重，不偏于憎愛；然後能平理若衡^④，照辭如鏡矣。是以將閱文情，先標六觀：一觀位體^⑤，二觀置辭^⑥，三觀通變^⑦，四觀奇正^⑧，五觀事義^⑨，六觀宮商^⑩。斯術^⑪既形，則優劣見矣^⑫。

夫綴文^⑬者情動而辭發，觀文者披文^⑭以入情；沿波討源^⑮，雖幽必顯。世遠莫見其面，覘文輒見其心。豈成篇之足深？患識照之自淺耳。夫志在山水，琴表其情^⑯；況形之筆端，理將焉匿^⑰？故心之照理，譬目之照形；目瞭^⑱則形无不分，心敏則理无不達^⑲。然而俗監^⑳

①圓——周徧。象——法。 ②喬岳——高山。培塿(lōu)——小山。
③畎澮(犬快quǎn-kuài)——田間小溝。 ④衡——秤。
⑤位——安排，處理。體——體裁。 ⑥置——安放。 ⑦通——指繼承方面。變——指創新方面。 ⑧正——正常的方式。奇——異于正常的方式。
⑨事——主要指作品中所用的典故。 ⑩宮商——指平仄，古人常以五音配四聲。 ⑪術——方法。 ⑫以上是本篇第三段，提出考察作品的六個方面。這六方面雖大都牽涉到作品的藝術形式方面，但目的主要還是為了正確理解和評價作品的思想內容。 ⑬綴——聯結。綴文——寫作。 ⑭披——翻閱。 ⑮討——尋究。 ⑯幽——隱微。 ⑰覘(占zhān)——窺視。 ⑱《呂氏春秋·本味》載，古代晉樂家伯牙善彈琴，有時志在泰山，有時志在流水，因而反映到琴聲中去，只有鍾子期一聽就能辨別。 ⑲焉——疑問詞，有“何”的意思。匿——隱藏。 ⑳瞭——目明。 ㉑達——通曉。 ㉒監——察看。

之迷者，深廢淺售^①。此庄周所以笑《折楊》^②，宋玉所以伤《白雪》也^③。昔屈平^④有言：“文质疏内^⑤，众不知余之异采^⑥。”見异，唯知音耳。揚雄^⑦自称：“心好沈博絕麗之文^⑧。”其事^⑨浮淺，亦可知矣。夫唯深識鑑奧^⑩，必欢然内懌^⑪；譬春台之熙众人^⑫，乐餌之止过客^⑬。盖聞兰为国香，服媚弥^⑭芬；书亦国华^⑮，翫泽^⑯方美。知音君子，其垂意焉^⑰。

贊曰：洪钟万鈞^⑱，夔、曠^⑲所定。良书盈篋^⑳，妙鑑

①售——借指作品有許多人欣賞。 ②庄周——戰國時著名思想家。《折楊》——一種庸俗的歌曲。《莊子·天地》說，一般人不能欣賞好的音樂，而只愛听《折楊》，正如庸俗的議論勝過正當的見解一樣可嘆。 ③宋玉——戰國時楚國著名辭賦家。《白雪》——一種高妙的音樂。宋玉《對楚王問》載，有人唱庸俗的《下里巴人》，跟着唱的有幾千人；等到唱《陽春白雪》的時候，跟着唱的就只剩下幾十人了。 ④屈平——屈原，楚國人，古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。 ⑤文——指外表。質——本性。疏——粗，這里指不注意裝飾。內——即“訥”，遲鈍，引伸為樸實。 ⑥異采——與眾不同的才華。這句話見屈原：《懷沙》。 ⑦揚雄——西漢末年著名作家。 ⑧沈——深。絕——獨一無二。這句話見揚雄：《答劉歆書》。 ⑨其——當作“不”。事——從事于。 ⑩奧——深奧不易懂的事物。 ⑪內——指內心。懌（亦 yì）——喜悅。 ⑫熙——樂。《老子》第二十章說，眾人都很高興，象春天登上高台一樣。 ⑬樂——音樂。餌——食物。《老子》第三十五章說，好的音樂和食品可以把過路的人都留下來。 ⑭服——佩帶。彌——喜愛。弥——更加。 ⑮華——精華。 ⑯翫——即“玩”。澤——當作“釋”。翫澤——細細体会玩味。 ⑰其——表示希望的話詞。焉——于此。以上是本篇第四段，指出做好評論工作的關鍵，在於“沿波討源”和“深識鑑奧”，既要有卓越的見解，又要善于細細体会玩味作品本身。 ⑱洪——大。鈞——三十斤。 ⑲夔（kuí）——舜時樂官。曠（kuàng）——師曠，春秋時晉國樂師。 ⑳篋（qiè）——箱。

乃訂①。流郑淫人②，无或失听③。独有此律④，不謬蹊⑤徑。

【譯文】

正确的評論多么困难！評論固然难于正确，正确的評論家也不易遇見。要碰上正确的評論家，一千年也不过一两人吧！从古以来的評論家，常常輕視同时人而仰慕前代人，真象《鬼谷子》所說的：“天天在眼前就不稀罕；老远听到声名却不胜思慕。”从前韓非子的《儲說》剛傳出來，司馬相如的《子虛賦》剛写成，秦始皇和汉武帝深恨不能和他們相見。但是后来相見了，結果却是韓非下獄，相如被冷落。这不显然可以看出是对同时人的輕視嗎？至于班固同傅毅，作品成就本来差不多，但班固却譏笑傅毅說：“傅毅写起文章来就没个停止的时候。”曹植評論作家时，就貶低陈琳；丁廙請他修改文章，他就稱贊丁廙說話得体；刘修喜欢批評別人，他就把刘修比作古代的田巴；那么，曹植的偏見是很明显的。所以曹丕說，“文人相互輕視”，的确不是一句空話。还有樓护因有口才，便居然荒唐得要評論文章，說什麼司馬迁曾請教于东方朔；于是桓譚等人都來嘲笑樓护。樓护本来没有什么地位，信口乱說就被人譏笑；何況作为一个文人学者，怎能随便发議論呢？由此看来，有見識高超而不免崇古非今的人，那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；有才华卓越而抬高自己、压低別人的人，那就是班固和曹植；有文

① 鑑——在这里指評論家。訂——校定。 ② 流——流蕩。郑——指郑聲。淫——過分。淫人——使人走到過分的境地。 ③ 失听——听錯了。 ④ 律——規則。 ⑤ 蹊(西 xī)——路。

才而无实学、誤信傳說而不明真相的人，那就是樓护。刘歆担心揚雄的著作会被后人用来做酱罐盖子，这难道是多餘的慨叹嗎？

麒麟和獬，凤皇和野鸡，有极大差別；珠玉和碎石块也完全不同；阳光之下显得很清楚，肉眼能够辨别它們的形态。但是魯国官吏竟把麒麟当作獬，楚国人竟把野鸡当作凤皇，魏国老百姓把美玉誤当作怪异的石头，宋国人把燕国的碎石块誤当作宝珠。这些具体的东西本不难查考，居然錯誤到这样地步；何况文章中的思想情感本来不易看清楚，誰能說易于分辨优劣呢？文学作品之所以复杂，固然由于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，也由于讀者欣賞評論常常各有所偏，不能全面。例如性情慷慨的人遇見激昂的声調就打起拍子来，喜欢含蓄的人讀到細密的作品就会跟着走，有点小聪明的人看見靡丽的文章就动心，爱好新奇的人对于不平常的事物就觉得爱听。凡是合于自己脾胃的作品就称賞，不合的就不理会；各人拿自己片面的理解，来衡量多种多样的文章。这真象一个人只知道向东方望去，自然永远看不到西边的牆一样。

只有彈过千百个曲調的人才能懂得音乐，看过千百口劍的人才能懂得武器；所以全面評價作品的方法，就是必須广泛地观察。看了高峰就更明白小山，到过大海就更知道小沟。在或輕或重上没有私心，在或爱或憎上没有偏見；这样就能和称一样公平，和鏡子一样清楚了。因此，要查考作品中的思想情感，先从六方面去观察：第一是看作品采用什么体裁，第二是看作品的遣詞造句，第三是看作品对前人的继承与創新的关系，第四是看作品中表現的不同手法，第五是看作品用典的意义，第六是看作品的音节。这些观察的方法如能实行，那么作品的好坏就可以看出来了。

作家先在內心有所活动然后才表現在作品中；讀者却是先看